天目先生集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二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序

賀制府晴川楊公五十壽序

是歲天下大計吏宰卿問吏治及時務便宜各以所聞而對其談邊務者什而六七八不佞所對獨未及此各有讓者不佞語之故夫自邊鎮而舉之若薊州昌平京師之所屏 陵寢之所負左而遼東右而保定爲之翼蔽以聯絡各鎮

近馭屬夷遠控驕虜其爲形制固甚重也曩者䖍茹比年爲孽今夷不敢南下而牧馬虜之王庭其北徙日遠矣蓋宣

天子威靈如古方叔召虎輩有楊公爲制府威公爲都護云夫重鎮而得重臣若此尚煩搢紳鰓鰓者哉都護聞之于客而移書不佞曰繼光從事行間殊惴惴于旦夕茲且十年所幸脫于馬箠豈將帥之能及部士之力哉所賴于制府者蓋非一二矣制府之初至也而備兵於永平

永平綰轂山海間以守自爲急務乃實經營之
而屹然稱保障已遥遥乎在昔漁陽鼓鼙之鄉
令而四境晏然擁其重鎮而寧其緇衛爲額冊
以示經費與民休息之樂生翁如也尊權制
府而總四鎮咸保之　陵寢孔固　京師則有
那其右邊左獻俘而奏凱劍門款塞而伏莽境
內樂生者鼓舞而不變丘墟今立平社矣茅茨
今華其屋矣閒巷長子孫者爲春酒稱兒能躋
公堂觥用壽矣邊人謂　國家二百年來而疆

國救寧來有如今日者皆真制府之賜蓋如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其茂蔭之芘弘多不啻如甘棠之蔽芾所培植之下將吏各成其材幸因克成厥功而繼光乃厚幸矣乃猥辱大夫之過譽安敢以當制府之齒一哉不佞命客識之而益知楊公之美盛茲四月十有八日楊公之初度也轅門之觴者將因都護而旅進都護謂不佞知公因客請益而爲壽不佞知楊公有日矣公以關西世家昆仲甲科爲彬彬公子當

春秋鼎盛溫其如玉而汪汪如淵郎初筮仕入
器其有大臣之度嘗爲余浙守會稽及備兵于
東道閱其已老于吏事今之嚴㦸久雖則左
十而方逾壯其猶允稱元老不下于方叔矣郎
五十壽不亦宜乎紉我
主上沖聖三壽作朋不日內召雍容巖廊非
社稷靈長安有應運如公者與哉故因茲而卜
其肇成功而錫爾祉若召虎以世臣而揚王休
稱

天子萬壽蓋未有艾也俾以多益孰大于是宜爲公壽且壽公莫如都護都護同公稱五十而少公數月耳比而稱之爲百歲人其所建立則各樹千秋之業而都護媺遜于公謂不足當萬一則公之美盛而傳非詩樂只君子萬壽無期爲足以當之乎客喜而歌是雅

奉壽大司寇尊師葵翁黄老先生序

先生自筮仕有聞聞于海内而士民頌德蓋自長興始中行道子時先生進而教之博士則

進江黃公、鄰伯卿長樂陳公、而督學南山林公
閩中有四先生、獨先生乘父母師保其爲道至
重中行不佞實徵而進取比、爲閩提學、先生開
府于蜀、兩得歲時稱觥于萬里、迨吏滯其三任
四載矣、三先生之盧環省中百里許咸躬起居
爲壽、搢紳以爲美事、去先生十餘舍而竟覊于
職守、施當初度惟寓之歌頌、將　覲且而圖庶
幾奉顏色、爲驩、乃轉江右、則千里而遙矣、茲過
里中爲父老具牛酒問先生無恙、則取醉而胥

樂于弟未常識者亦輙問訊存狀爲其開之長者先生每過黌宮而勸誘弟子員至於期會詞訟間亦寓意鼓舞焉故窮簷白屋今皆青衿斌斌然如此令長是四五十年來未覩也令子大夫久仕于閩何所請益亦可得聞乎中行敬語之曰先生自令長歷中外嘖嘖輿人之誦美盛不能悉數當楚蜀百越之士莫不稱先生藩臬政令比入長安黃門則稱在諫垣封事便宜當可否卿執則稱司寇無告一再平反丹書具

在其得爽鳩氏法其履正奉公宜持衡以宰庶
正業已交薦之輒請告而乞歸
非皇帝初以耆舊起家與時相言不合未嘗引
年輒致政令
上之五年言官請者數矣堅臥蔘峯之下意甚
適也杜門養重仡仡有事于著述不倦之所詣
業得說易及四書若干篇皆聖賢之蘊奧爰命
鋟人而公之海內矣諸弟子諷之孰非先生之
教也哉父老旅進言我輩昔從長者爲先生享

堂歲時伏臘及初度婆娑而彩衣起舞今雖黃髮台背亦引翼如往時敢藉于大夫爲我輩頌之願百千歲以保我子弟無數中行敬語之曰不佞昔嚴事閩中四先生者共三先生年皆差長而連江老于二三子長樂老于二千石莆田以都御史發廢起爲南司寇先生自裁贄棲武而登耳乞休輒起雖致政歸而安車之召旦夕且至矣然莆田將八十長樂將九十連江將百歲先生甫七十有二是閩之山川於寵靈獨鍾

則壽之所止其未可量乎昔孔子爲魯司寇未
幾退老于洙泗明六藝以淑來世於易三致意
焉蓋道之所否故其嗣如綫天既使與斯文而
其消息盈虛同然也先生㓜逢　明盛爲名世
以大行若嚴氏之誅奚論少正卯乎維
帝錫命爰及任于故其奕世寖大俾緝熙于未
艾豈非適亨泰之運而亨維祺之吉者歟不佞
觀古之爲丹者太公敬古而昌阜其深易道者
老聃得一而長生茲合而稱之庶幾足當先生

矣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先生之謂也父老咸悅命于弟識之中行介以不腆而敢告于敎史

奉贈左伯瀞齋劉公致政序

公昔參藩臬于浙其比不佞弘多乃自閩而江藩也不佞從如貫者三年矣今茲循秩同貢將諭之不佞敢不拜命彼浙之輿論不敢以爲聞考于江右當今萬安瓣鄉先生所記不過百里之澤衡今考之閩側聞林宗伯之議矣稱

公廉而儉直而清毅然有大臣望而以便宜八事請罷糾多以為難一給宗藩則無之茲自公至未嘗稱闕二裁冗兵公嘗數僅闕之多衛既登矣是衛之寡乎三以田賦亂于姦豪貧民之上日荒公均其繇役所復不出里戶丁糧闕一不乘姦豪無以逞焉四以溝洫多廢將潛其支流今自城內釃渠及境上陂隄罔不以時繕多公之畫也五慎選利權之吏公出納必躬吏胥夥其私而於廉能者則不歲更以表異其六

請　中府擇覆收其羸以舒紲公則姑調緩急雖衆人將作之需罔不共厥度而節嗇乎民力七行和糶利彼此公月平其價而以泉布名海內他閩非利可知已八征僑居之民公令僑者必占數蓋自閩則然而行之漳南矣公之在閩不佽其事其詳不得聞今所覩記者舊於江淮濟川而佐二衛卅人賦來討其逋四十餘年公力請巳之元年以上勿問有佐留都馬賦其直視此　但今驛置旣減一彼一此將為用之乃

與之七留三計
上供御器及赦贖之算當溢十三萬水旱頻仍
長府告罄難以悉索于民請三年前者蠲之自
是歲減四千留之以充
上供江右委積既羨則免徵一歲自是歲減不
下五萬又蠲舊餉三十萬其膏澤之廣如此不
寧惟是自給事中
先帝取內帑珍奇及司農積貯而上封事請止
漕大帥斯權門論以蠹財長姦罷之虛瓜州江

南咽喉請建水門利漕及理財諸疏孰非有裨
于國計令稍試而考成兩臺之薦進屢矣倘以
鼎軸召不有欲廣德意乎公乃謝曰以臣之力
庶幾報 國輙引退回不敢獨太夫人春秋高
念先人墓地在東海上日夜思歸乃今得考倘
拜 璽書貤及祖父于壠上乃御太夫人歸庶
圖報于他日會有言者得致仕公年尚未六十
也同賓謂公之賢勞方將經營四方奈何自歸
不忍別焉公御太夫人而謝曰不敏往拜諸大

夫之厚得以奉老母歸殫餘力明農事母而終
諸大夫之教皆
君之賜其勞與否屈何敢知諸大夫別矣不佞
歎曰賢哉劉公歸且息乎而召者且至矣幸善
飯自愛爲太夫人壽

奉賀都御史潘公拜少司寇序

蓋自公起家而出鎮江右也閱碁中行至則聞
諸士民之言矣或曰公旦夕且行于我其信宿
乎或曰歌九罭者三年則於衮衣信宿今公幾

何時士民其毋恐哉乃朞而半以少司寇召矣士民將請留諸寮則言不可留狀公昔司理九江以治行第一拜御史出按南海當代士民請留弗獲惟以生祠爲壽比以經術督學三輔士靡然鄉風多擢至名公卿尋察舉第一而留爲諸道長當考內外臣工罔不綜核中名實又留佐廷尉平爲治河艱其選乃拜都御史出濟寧歸而再往底績尋歸復起而來茲

帝意蓋歷試之矣往歲寧州有寇聞檄即解散

途設守備控壓以犄角豫章保障爲之孔固其
防諸郡縣最著在保甲故吉安大盜劉白晝即
爲鄉兵圍獲逋寇李大繼者亦就禽于鄉兵上
狀
嘉獎爰命海內是式令甲禁符傳他藩多
阻格而新行泉布尤壅滯吾吏貲獨公條驛置
便宜蠲免編戶算賦大半甚稱
帝意泉布則如流矣他藩多問狀而請亦久之
工以承式是行則罔不受公敎江右本奥區其
綱紀有成章焉稍覘緒之較若畫一坐鎮之暇

載闢書院招諸生講業以潤色文明之治而
列聖所歷試者旣章章有成效乃今　簡在瑚
篤卿執則願慮席久矣故必亟召之奚待二年
乎且公爲都御史凡一紀三任資望淵而數歷
想雖士民鄉德惟恐去之速薦紳論閈問則以
爲遲遲乃今信宿並非士民厚幸乎士民其休
矣公可式遄其行矣羣僚徵言爲贈以公舉庚
戌進士今同舉爲屬吏且辱同桑梓則不佞中
行無以辭遂述與士民言因僭効毣毣于公肆

惟　聖明在宥垂六年于玆矣百度惟貞四海
丕變而有星象告戒此天心之所仁愛也
聖躬修省諸司悲傷將一切更新日責太平之
業故廷議徵公入佐司寇者抑乃仰體　德意
好生而刑期無刑者乎在昔少司寇以三刑佐
王訊四方一曰羣臣二曰羣吏三曰萬民觀朝
士建朝之法九棘三槐公卿之位而羣臣吏民
在其後則凡以訊者公卿耳目在也今司刑之
屬雖廩廩三尺惟謹然多牽狃文墨而不通達

大體寧知周三千不爲多漢三章不爲少乎要
在得情勿喜而誅讓以禮嘉石圜土間使天下
無冤民則貫城爲空刑措之象可致洪範德三
在司寇尤不可闕公則有之平康正直剛克不
吐柔克不茹自可理廷尉因已稱平矣剡更內
外臺而今之睪職何有初按行部旱禱如注多
雨而祈徹墻甘露降于生祠治河胃風濤幾溺
忽有樹拄舟兒歸耕毗山山房產靈芝之意堅高
臥閣召力辭不允竟爲巻銓起乃今不可以答

天心乎其歷九棘三槐可謝茲上之貢為天下
太平賀不佞竊覦所已試或知公爲一敢不受
簡爲贈

奉賀大中丞新原汪公拜少司徒督漕序

公以大中丞開府贛州彈壓四省蓋三年報政
闕下有平寇功晉少司徒仍兼都御史督漕淮
上於是四省藩臬閫帥以下輻輳畢賀莫不沾
沾喜公顧若不怡者久之部下吏一人進曰贛
介三疆遂豪竊穴百數年來鄺氏黎氏陳氏張

氏五爲倡亂厚集四省之兵乃始殲之其酋濟惡五世根柢深而羽翼衆漸延伯征黃鄉特楷之祖芳以鄉導倖免而其後遂謂莫府無奈我何驕悍益甚在今日則毒螫極矣公自履贛化誘招徠既已離其黨與而扼其要害計出萬全分道並進無亡矢遺鏃之費而百年之穴崇朝覆之若振槁然已而建縣設官比之編氓則冒奭開脉得耀于光明一何速也昔漢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以同姓相杖不聽卒

勤戈船下瀨五將軍之師乃始懾伏然曠然持久勞費不少矣今公兵不血刃旬日蕩平功過漢遠矣乃今以少司徒治漕淮揚也御輕裘緩帶坐臥閣上春風自東南來遙望吳越三楚粟蔽江而浮銜艫而集六軍無脫巾之呼而萬姓有含哺之嬉公方率淮陽四部守臣與司空七使者北鄉頓首稱萬歲爲今
上賀公何憂焉部下吏又一人進曰否若知公之心乎今國家運道與黃河相直河自西北來

建瓴萬里拜峽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不抵于海不止也自周定王時徙而南則已失九河之故道矣終漢之世徙者凡七雖以武帝雄才發卒數萬人塞瓠子羣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置決口久之始塞則天子之璧馬式靈之而已人力終莫可奈何然此直治河害耳 國家借河而漕則不但治河之害而資河之利也數十年間遷徙靡定今自淮而北則多横潰而成淤自淮而南則或漲入而多淤縣官方仰東南

粟數百萬而運道無所出若中外洶洶矣大氏順之則流雍之則決東之則疾分之則淤河性大氏然也故經義涨河濬川而無雍塞之文引其所必至以濟漕之利避其所將決以遠河之害皆所謂因而利之之道也即郭昌五衢買讓三策亦何所於施邪天下大勢譬之人身北搆胡南結越山澤無賴弄兵潢池之警二三百里水旱之災猶之四肢之疾也淮河當天下之吞而運道則咽喉也寧可與治寇等邪大臣圖事

當爲後法而漕河大命利害縣絕其大者水不
橫溢既不傷
天子昏墊之懷次者千艘從運道出無脊背
咽喉之慮則大任塞矣若聽其所決而諉之無
可奈何其漸必至坐敝謀于衆議而莫執其咎
則其勢必不潰于成主撤運則見以泥故而無
奇議海運則見以鑿空而無益大司農程期急
於風火臺諫指議窘如束濕而疏濬决塞又不
可以簡率報功旦夕取效此之爲難可知矣公

之不豫殆在斯乎中行曰公之才略猶之聖醫秦越人也邯鄲爲婦人醫雒陽爲老人醫咸陽爲小兒醫術隨俗變而病無不起公爲州郡稱治行第一爲比部聲冠諸曹郎爲監軍叅藩監司百粵中則兵餉刑名無不辦治而重以軍功受賞及爲浙左右伯兼周召屏翰之勳比平贛寇設縣邑建萬世策其功非淺尠矣庖丁解牛每至于族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止行遲用力甚微豈必髖髀而以爲難乎昔大禹平水土遂

總百揆而萬世永賴則平苗先之矣蕭何佐漢成帝業運籌决策功豈不多然必轉餉關中功稱第一而寵冠通侯矣

今上之所以歷試諸艱而知人善任蓋如此於是諸寮友僉曰貌言華也衷言實也君舊在方岳部中而干閩干楚兩爲屬吏習公深矣君宜以此言進乃授簡書之以行

壽特進大將軍戚公序

今海內論大將以公爲元老云雖年甫五十而

門望三十年矣自少小多奇所居觀蓬萊瀛上有城郭市肆人馬往來狀輒大叫曰使吾當事其令人世若此矣人呼為狂生而公不以世嘗自喜登武科入京會嘉靖庚戌虜薄外關司馬門器之命督遊擊右方尋領戍車出劍多暇而休沐于湯泉比歸守齊魯並海而遷至都閫當浙困日本有司皇皇莫展公絲戍事部天台赤城則每與客登臨而談笑以平諸夷移平江右又移閩中閩中夷陷名郡矣公盪平而留填焉

民祠事之多浙數十區家俎而戶豆者達于溧林窮厓間公毋登海上山賦詩于瑞巖諸區南粵東西以閩既平請公兼制之 命下亡幾何而召入京營既而以薊北戶薊靖則皇都重又出而總理總理之設自此始寔虜聞而遠徙三衛藩屬惟謹公初用車營又募江南兵教習邊人長技如火器之屬虜孤矢不敢威閒伺塞外者問罪即款伏乃修邊垣爲萬世規而闢鎮城爲式其恭亦奕然百廢罔不舉即中土名城未

有鉅麗于此督府諸公觀之歎曰茲其閬苑之游乎邊鎮安能有此哉而鎮人歲治墻屋稼穡露積牛羊雲屯老者晰嘻而歌童稚不知虜狀南兵復通百貨致邊人爲市肆其往來人焉如海上蜃樓中公暇則繕湯泉鉅麗可儗華清每引詞客賦詩若貝闕珠宮中人是蓋邊關太平二百年來快覩矣公門下士布海內秉節鉞者甚衆胡君自浙從公之閩之薊而又鎮關一遵公遺焱稱爲麾下高第以公十月朔初度願請

余言爲壽余惟公自弱冠則若老成人軍中輒爲壽願公努力乘少壯以樹膚功公敬諾勉旃至三十而有樹矣尚未有偁于大人以羆熊爲壽公敬謝曰兹敢聽命于天既而四十庶子三四舉則願其有嫡昔歲夫人以五十舉之千人世稱奇天之命公至矣自公先世如綫享高位不過閫使耳公總兵事既十有五年

帝錫寵靈諸將無兩而蔭其弟亦副總兵諸子襁褓皆獲功蔭人倫樂事不啻足矣故神王情

嗜治兵而及其他年力克壯如此於稱元老何有且公之生也魯橋異人預言之當有鍾老八百歲矣願乞爲弟子名曰長壽則壽可知已今之辭何以哉歲夏五虜闌入逆公養士十年士皆願一戰而未嫺兵事者不知收保重于首虜往往幸公再出奇以取封侯之業公亦將無願纓當而賈勇以自見乎余則願邊疆長如今日無已矣而借公歷諸邊保障五十餘年營田塞下以取封侯乃請歸而從鍾老以傲游于蓬萊

之上矣

奉壽晝溪姚公七十序

昔公講業晝溪之濱余與臧原實兄事之原實少公七歲余又少一歲公皆忘年而友焉顧中丞善人倫賞公于其儕視如千尺林巒大厦梁棟之用以余輩森然亦可列其後乃三人俱計偕以次而第進士公年三十六先余者六年余年三十四先原實者三年原實之年三十八皆翩翩而之四方矣比公需調余亦左遷歸原實

為守甌臬副未任僅逾歲不復年惟余兩人為伍亡何又之四方公則之齊余則之荊之滇公既高臥而余之閩今于楚越之交皆公宦游地去桑梓密邇杷遺風而追雅素寧非大塊之獨我勞哉往歲過里舍奉周旋居亟歎莫非王臣而得蚤謝事是天與之佚其多算可知公當鼎貴春秋鼎盛夫人錢氏賢而宜于壯不御朘今則益壽是天立厥胤其多算可知子三皆茂才為國學弟子貞承懽善養孫巳九人日戲庭除

足以娛老是天錫以亂多筭又可知也則是三者皆余所不及今歲五月初度稱觴長公尤嫺文辭乃率仲季以請謂必余言乃雖側聞之里人言公多筭者率不出前狀淺之乎知公也夫天之所鍾非地弗植地之所植非人弗培三才者備筭乃無疆公先世樹德培之既久祖習堪輿卜世必大興至公長發其祥又益精其術焉且好養生家言書以慈儉爲實行方正造次必以禮專氣致柔與人不妄語當意所不可則

萬夫不易焉其秉堅守確論自昔然矣少同余居約而達不易操與同郡陶司馬以進士共僦巷廉馬更出入務名節相切劘爲部使者巡行東關條畫便宜甚具又之關中風裁益厲存大體而勸小物雖貢旃須必稱上意旨嘉其靡鹽莅倡一年而校士得人多爲嚴廊重其奏欲都護金廉直之聲振朝野晉閩臬副攝海防有功晉關中大參轉江西臬長及左右伯皆敭歷有聲且夕大卿可得也乃與中執法及部使者爭

是非不少讓為所中而謫居山東籍其陞太僕寺未任
遷京兆自起家而如轉圜政府蓋以為德矣人言嘗
往謝公以茲計吏方集宜遠避嫌疑以明政府之
無私而亟謝奚以為新鄭實嗾之以意示言官公
閒即乞歸休時年六十三耳今方七十蓋耆艾年
人也倘登三事可展四體尚未勞几杖之賜而乃
屏居于故里盡其餘力以精彭聃之術暇則覽眺
堪輿於以怡情適性行葦之維祺南山之保艾公其
有之算不知所止矣夫均是材也而松柏有心

焉其根深其理堅地力厚而天澤弘故樑柯多節而不改柯易葉且又免于匠石則自保其天年矣公之多節何以異此請以直木先伐而公則既免之謂今知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者非耶余本商丘之木當以不材廢乃破于樵斧或斷于溝中實不敢知公其爲何覆中丞以久將聞者若以大年知小年余亦後凋而可與歲寒之列則姑爲公壽且將從公游矣

壽張母太宜人八十序

憲副張君子登之扶侍也是奉太宜人就養會
中越二年丙子五月三日則太宜人八十初度也先
是太宜人以年高思歸憲副君請入 賀便道奉太
宜人還汝南未行而訓陝西按察以汝南便起君得從容
稱觴里中殆若有天幸云於是諸大夫先期從憲副
君稱觴會中而以附者之詞屬不佞不佞嘗守汝南
習憲副君及太宜人憲副君太父以貢爲高陵丞不
受一錢所裁從酒間微諷輒推案起曰吾寧以身爲
若游登邪猶遇丑子今贈君從涇時呂太史游曰

吾兒得出呂先生門下寧顧貧哉亡何兒謝事
歸請其呂太史贈言中既歸家徒壁立贈君一
弟子員讀書窮巷落落不能視生產太宜人乃
椎布操作供養稍稍[illegible]不繼則脫簪珥佐之於
是高陵公由由然忘其貧而贈君得一意下帷
文聲烝烝起矣憲副君偕兄前母胡宜人也五
歲失恃太宜人拊而教之不異己出偕兄亦不
知其母胡也舉于鄉爲郯城令清介有大父風
概不快意輒拂衣去是時憲副君甫弱冠贈君

兒背太宜人則時時稱述贈君下帷窮巷時事
爲之一日憲副君從友人飲被酒夜歸太宜人
泣而跽之庭進譙讓之曰吁孺子而忍墮而父之
世業乎而父困數奇未及發爾兄發矣而未著
天之所命在孺子矣而泄泄然泥湎是安如九
原何其嚴蓋如此於是憲副君痛自刻勵鍵關
謝客蓋三年成進士授揚州司理則太宜人又
稱述大父推案時事曰一丞易與耳必抗節貧
毋寧以清白爲兒背地邪憲副君奉命唯唯懸

今某子甲以墨開部史檄君溥責之某子甲歷金酒瓿中餽之謝不受按法褫職去州判袁某者袁相國族也恐勢凌轢細民竟繩以法不顧當是時稱清彊吏無踰張君者主爵以大中丞御史臺薦　召入復以前乘得比部尋讞獄江西太宜人則又諭令寬大毋負聖天子德意憲副君又奉命唯唯憲副君性固剛明乃其錄囚江西竭情致慎不遺餘力平反殆數百人孰非太宜人所遺哉余又聞太宜人

以蔥副君貴兩膺錫命顧折節爲儉屏去紛華及施予周恤惟恐不贍則太宜人開創者弘矣余惟女史所載如魏芒母之慈柏少君之孝儁母之勸恕崔母之訓康夫豈不賢然千載一見耳乃若太宜人秉總衆懿弘施不匱視諸母賢矣兕有蔥副君紹明而恢大之乎語曰沃地深耕歲入什倍斯可喻大矣則太宜人之壽烏可量哉是時右方伯靈壁劉公迎養太夫人潞舍中年亦八十此皆人臣所希遘而兩公一時有

之非昔賢所稱有道之符而嘉祥善事邪兩公澤日益遠則母日益融而壽日益無疆矣此之爲壽豈鞠䐡舞斑者等邪於是諸大夫曰善遂摭牘載之爲太宜人壽

奉壽旌表節孝郭母盧碩人序

曩閫有司請郭母旌令孟陬 命下仲春上
兩宮聖母徽號 詔致粟帛酒肉存問旌禮之
門翌月十有三日母初度乃旌而存問且觴焉
母埜 闕拜謝適余使至起居返命是日盈門

籍籍蓋贖典之幸覿也母初將避之爲有司奉
君命不得已而成禮潸然與姑對泣客旅進强
觴而辭之至再謂古是日思覿不樂吾翁舅約
昏姻既孤乃字而敎食之且脫于危難俾從仕
尋卒而窶甚無以報焉吾姑弗能就養尊命屬
娣事之三年定省弗躬心常縣于左右比歸而
旋　命下爲格于有司當姑存未之聞乃今覩
昔如何哉吾爲冢婦憐林姑賢食貧而蚤寡未
笄需兄之祿給叔之少也忍飢哺之長僅糊饘

粥而以兵燹卒不能周之如頗非亡人遺憾乎今老少先朝露惟吾尙未亡且倍夫齒過之而抱曾孫有年矣未相從於地下者爲祀子成名以報耳然子踰強仕不能承父業寔亦亡人之辜敢孑然傷乎哉噫嘻茲母自道也余聞之士大夫矣盧翁女多賢獨母歸儒宗翁爲諸生祭酒請有司旌其姑母佐學登甲科以章其知人又嗣徽以旌不負其女訓且爲卜兆於右而翁名附以緻矣母爲婦即佐負土葬舅卜姑兆姑

有異疾背濕懷抱追革而吮血獨以發褻事是
而稱孝可謂日難當夫櫬至車盤督郵逆閩督
學將從道周讓之母爲亡人故郎著 令甲得
乘傳列先至奚讓焉督學壯而弔之母命姑請
姑旌因益壯之爲請姑節乃以不朽矣孝孰大
于是定丈夫子所難也邑令憐其無依將毀叢
祠逆櫬母謂以喪爲利其如亡人清白何御史
命周之族人胃請併田則亟以狀辭乃賻之
葬郎十二兆待叔與姊林姑歸周而亡用壽器

爲殯夫之孝友未盡皆可以無憾焉其歿奉遺書凡三徙以教俾子能敍父槀而以文行著聞有司因知夫者衆爲俎豆于鄉賢祠母成其令名而子以錫類不匱矣若里閭論義不能以悉數有三人附舟北征爲壞上貢自湖北亟命僕援之請夫爲之斷全戚編訪夫名氏其弟求以櫬附而盜共遺貨棄之於中流母覔者護之且卹舟人旅櫬風波履顛沛同鄉御史危之將指其兩櫬而母不忍乃俱歸焉久之寇陷城全家

以悅江上戒嚴絶舟檝遇旅櫬于而濟波及鄉人以百數德之食報者屑也故膺盛典奬不領禱千百歲而爲世儀式則學則堅能之以守未亡人禮與儀式坰依在矣嗣是起居其勿觴乎哉長孫遇卿遂筐文孫觴余初度因請更端奉母數余惟母述大節蓋有古之道焉言行可書春秋則其詩爲無疆奚必更端以從孫于雌造卿慨然拜教書之以謝觴者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二　終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三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序

陳山人達甫集序

余嘗讀陳山人達甫自敘云西游三晉涉黃河登太行俛視中原卑如培塿乃始悟文章原委猶河出崑崙嶽宗泰岱也豈不稱環瑋絕識哉及扼腕知己乃託喻科斗謂蒼頡典文冀幸一遇俛仰古今有足傷心流游者嗟乎萬人流之

一人援之亦已難矣況振希聲於末俗如山人者不尤難哉新安舊稱鄒魯於文學固天性然明興學士大夫猶沿習宋儒道論而憚於修辭至程太史氏以金馬俊才然亦堇堇藻飾舊習欲稱詞宗而李獻吉崛起北地復與江南踔遠故操觚之士墨守林立莫可誰何山人一布衣爾乃力排群疑發憤千古斯其勇但賁育哉今觀山人所為詩文若干篇雖不能盡離津筏而體裁宛委藻繢繁富識遠表鉅以開作者之塗

可謂大雅不羣者矣雖高自標植傲睨一世非過也且今山澤濡毫之士豈盡之乎然往往視爲居著而鶴說四游釣奇賈譽故業率不精山人雖好壯遊乎然爲人嶽立鵠視思深而氣沈世俗之好蔑如也日下惟窮巷雖王公大人罕見其面屹屹誦習至白首尤甚其精專如此其博綜竆討要非苟然而已也余自束髮慕山人及北遊燕會江君民瑛方君定之汪君伯玉並新安名士無不推重山人於是余愈益慕山人

及余使南都則首訪山人而山人頋先已心折余二三知已曰俾有守丞遴諸君何至與歎隆古也是時山人年六十餘老矣猶自疑其平生乃懷草輕千里過箬下就余商確竄銓序云夫山人以獨身起草昧經𢷬超濟敢任不頋何其壯也及文成暮齒名者羣賢乃復折節新知虛懷交警又若爽然自失者余嘗病披靡之士既不能自振及矯抗敢奮者又傷於自用故道之極軌鮮有詣者今山人之爲心如是則世所稱

難於山人者詎獨文章而已哉

黔南類編序

漢之黔中滇爲寵王初徃賓之兩司馬張翁王襃爲使各娟於辭令滇辟見明不知漢廣大而風諭不達辭令之施于當時故定以兵威從其俗以長之至文齊始陂池通溉灌以墾田率勵兵馬而修障塞降集犍爽世得其和王阜始興學校漸遷其俗僅有比明許叔入中國授五經歸教授郡中竟未能疏逖不閉矜奬闇昧得耀

于光明如司馬㒲所云自唐以降胥而爲吏矣
明興統一德茂于漢立學官弟子使比于列藩
然尚鬱滯不寧無以章明計偕之盛陳公督學
躬爲之則多方不倦故斐然丕變登南宮第不
下於中州而其土地水利荒蕪壅閼兵馬障塞
多不治羣吏未甚和集如故公爲方伯乃番便
宜興革之鉅利病之細亹亹風諭深切著明必
使其咸如指曉而于僚屬各傾肺腑責善而偲
稱厥職當引大誼明若否於中執法不少避其

奏記謂謂如也雖藩鎮之疆特其先有龍王而蕭牆之內其為堅冰也大矣公托為部中安攘計雖于土地水利圖不祭而兵馬障塞罔不備以先伐其謀為禮可以已亂條畫之甚具未嘗形諸聲色其忠厚淵懿如此故自公為臣將三十載辭令之美亦既富矣而其言信功見鑒鑒御名實或以方諸漢臣其不在茲乎嗟夫在昔　令甲方伯為藩臣長以拊循其民問遺部使者脩慶讓或假便宜于中執法藩臣之職固

相爲重也。此諸司尚退讓之節，至不敢與引當否。其於藩鎭則謹避之，是法攡格而勢日削矣。顧獨于民崇大體，聽守令而視其成，惟出納如有司，而休戚在錢穀，則不屑問其故，豈不博大如拊循何？矧滇去 京師萬餘里，宦游視若投裔，每自憫其爲勞人，所治勞浸靡莫之屬，率鄙夷之不爲理，孰肯爲之諤諤者乎？古方岳之臣周之仲山甫尚矣。公乞歸錢塘，余稱其明哲似之。今所覩記，則不茹矜寡，不吐彊禦，公亦何讓

然非古訓是式。其何以有此。故編之以訓有位。凡百君子聽之哉。

瑣闈管見序

許伯錕由分宜宰召給事中。凡罷或云。其罷以分宜也。分宜自有相國當路三十餘年。宰必由之。品騭所黜未必盡所忤。所遷未必盡所悅。必有假而掩之者耳。彼一時也。各狠隨其毀譽。毀曰淪棄。譽曰尊顯。迨其敗時。不問忤與否而黜者多。錄不問悅與否而遷者多。罷天下薦紳大

氏然矣夫臣命于君安所避之命之分宜則分宜往然既有相國又有母子焉云不可使得罪人子亦不可使怨及川及分宜之謂也作者共之矣伯雲之才利於盤錯不吐不茹以守其官固以分宜召非分宜其能弗召乎召輒上封事又非不得其言乃不久于瑣闈則有故而去可知已是去以分宜伯雲何與焉故其慷慨自若門不謝客尤與余及王元美善每斗酒相勞酒酣輒談時事纚纚可見諸行其瑣闈所集安足

慨之哉嗟夫彼至人者五就三黜皆所不辱如斯而已矣伯雲善自寬固余所知者獨怪古之立賢無方而鄉不以惡廢即分宜以相國故伯雲何可廢與并南昌余德甫亦以曾子婁黨去雖有彌子瑕其奚傷乎季路故汪伯玉爲暴不平將使德甫有辭于後世竊以孔門之徒多仕爲季氏宰季氏問從政孔子各稱其所長仲弓以德行聞不以此廢南面求也鳴鼓而攻尚居政事之科今宰爲天子吏視之家臣何如而不

問賢否輒以分宜去何邪且余與元美皆相國所不容者余不足道安能爲之辭即元美善伯雲如故其不爲相國也明矣使其時伯雲得免所稱載表見當不屢屢若此故不具論其封事而詳其封事所由罷

旅燕集序

歐楨伯將之燕訪余汝南郡中乃謁何仲默祠尋李獻吉河上草堂過謝茂秦于鄴下居燕吳明卿至與游余以待謁公車讀其旅中集將序

之未遑也其爲江都文學王元美過之有浮淮集而爲之序所集宗子相輩十先生則李于鱗過而序之比入金陵采

世宗固實有輶中集序則介紹于汪伯玉當余過之請曰大任不敢忘羈旅大夫毋忘公車余其何辭于燕夫自召伯啓封爲天府之國國風以召南名者率江沱之間爲什而其遺風徒雄于戰國說士有蔡澤之屬蘇秦鄒衍爲旅策士有郭隗之屬樂毅劇辛爲旅遊辭往往可觀其

詩固無聞也今多悲歌之士蓋自衛荊卿始然其所過固有目叱之者矣獨燕有處士先生善之他則屠狗擊筑之流與和歌市中相樂而為酒人游耳其歌于易水為變徵皆垂涕泣為羽皆瞋目髮指冠此俠風也北鄙類若此矣漢僅有韓博士詩而淮南生受之唐後漁陽上谷悉胡虜鞞鼓之音至為遼金元所都中原不幾絕響乎故雖　明興由明經貢　闕下游說之策既絀亦垂百年乃與李何為之倡三河齊魯及

江淮以南和之，而燕乃有聞。蓋旅者盛矣。至于
南海去江沱益遠，嘗
世宗末梁公實黎惟敬以旅燕名，今有楨伯沈
深好書畫，與賢豪長者相結，不讓于荊卿、顧鄙
其劍術不講，而所過傾蓋者衆，以善聲詩講業
于學士先生。其委蛇嘯歌，庶幾召南之風乎。嗟
夫，今列國不貢詩，既得士如楨伯使登黃金之
臺而拊碣石之館，宮商協作，則雅頌可興，乃為
博士以詩友敘列國，竟棲棲一旅人耳。其於楨

伯何哉幸

主上明聖二三大夫方修雅頌之業而召楨伯者或有矣

閩中十子詩序

今洪永之世閩中有十才子而皆以唐詩稱多元之遺才也夫以十子者而名詩于一郡不尠矣然其詩名者蓋或概見云彼龍池孤鴈林子羽之所爲名高乃不見於集此何以稱焉高彥恢品彙唐詩而得正聲庶幾近之海內翕然爲宗

其序本稱引于羽登多所取財者乎然彥恢與
安中景明以詩締布衣交故彥恢稱漫士安中
稱樵者樵者漫士皆典翰林籍而漫士能作無
聲詩是以偏師吾出奇樵者六十餘老矣止試
詩高第擧鑠战景明累辭薦併其讀陳摶傳云
大明巳照臨一笑歸華陰以摶同姓寓言遂
而中清覺結社自老士各有志如此孟敫父總
管與鄭孟宣同幕于行省孟宣用擊劒名自己
命而歸折節至功敘總管强詔不起引決孟敫

進節出授檢討當其與安中纂修永樂大典同爲解縉所引重安中無恙歸樵孟敭矯矯坐縉黨死其自詠何悲也時修大典稱閩中三王而孟敭中美充總裁中美至修撰閩志志之儒行其詩祝二子何如哉然閩人言詩者率本之子羽子羽起家訓導爲膳部郎既歸使其門生二玄問晉陵浦舍人所爲來得詩乃見而舍之浦名因以籍甚不但閩中本之也周玄徵爲祠部郎揭天錫詩篇善爲長古詩於師聲稍變黃玄

移家自將樂入閩中終身嚴事其師而老於詞
賦其云摯闕無知已師鄉愧不才與其學之盛
也後以郎署而為達乎同二友及門而見姓名
者六臣傳乃若按察副使唐泰伯少與同鄉黃
濟為詩友濟亦不列十子出則閩詩不啻十子
也已此十子者一以歲貢二以鄉科而進士一
其不為元有衣而從焉群者五乃後閩中有三
君集郎中鄭君繼之王南郭君子長及布衣傅
君木虛然鄭郭以進士者傅視袁明為難彼時

游揚者衆也而此則爲辟不及矣余初至閩中有三生以詩來謁袁景從焉用昭及子長之子建初皆與木虛游者乃知有十子集將選之未暇也建初就余學詩僅貢如黃生北上故屬之兩生稍選傳於世閩故多才諸生亦謂之概見者非邪景從以鄉科而未進仲亨第用昭以任子游太學孟敭中美之科未舉也皆翩翩然而鬱滯能不於十子有感乎倘爲辟之典行亦豈無庶幾諸子者今曠典不可復即科貢太學生

寧不可拔一二以窺中秘者歟乃廷初謝貢籍歸適兩生因之請序余重有感而論其世

沈純甫詩序

世有吳明卿爲司馬相如之倫也相如遇臨卭令一坐盡傾奏琴爲鼓一再行琴心固有在令云當于相如相如故于令云稱沈純甫爲番禺令明卿稱其詩引鄞人爲序雖無長語心獨擊焉嗟夫純甫或當明卿矣南越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番禺其一都會也在尉

佗將越中亡可與語得陸生不肯重賈別明卿之過純甫乎日者彼且以音相尚梁氏擅其宗公實最著思立華翊之亦有二三君子嗣徽而起純甫尤善倡和則可與語者不啻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矣奚事他求而及不佞思立與不佞同官言詩及純甫曰大夫于越昔善論指南越者嚴助也以言楚詞薦買臣買臣安足當余今大夫其幸引重之乎不佞謝曰嗟哉助之闒于閈閎將引重而竟繆辱耳彼臨卭令

敬相如。相如相如乃以令客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
滌器市中而辱臨邛。尉佗當陸生報使因獻天
子白璧翠鳥犀角紫貝桂蠹生翠孔雀未出遣
一使如生。與俱生。因獨博千金裝而去。番禺令
有梁氏及二三君子。令不下堂可鳴琴治矣。足
令重公等。公等亦爲令重。明卿足重郡引郡人
則爲知音。不佞安能重于越而敢猥辱絕而乎。
思立喜曰。是固重余令矣。

姚江邵公夫思叅序

漢重邊守以其事為職今之為守所重在餉耳東南承平視民嵒縣以姑息竊譽疆圉往往不治邊海亦然何有于負山母論兵弛雖餉日詘有警輒蓄之至民患孔棘乃知譽為彼縣而毒則我貽也役急繭絲不遺餘力孰為圖保障而任慮始之難者乎邵武思公祀于郡名宦光澤泰寧二邑則有特祠當流寇後聚落為墟無城之邑荼毒尤甚其若兵與寇等供億至頒項賴不擾而給四境既受其賜稍與瘡痍休息可甚乃

亟于垣以公督而佐之侑竣寇至保民之德甚大光澤郡西北戶當江閩之交入閩茲為前路障之則郡以固矧泰寧其前以扼于上游功在全閩不少獨二邑思之者予佘背為汀長汀附郭外非若二邑去郡而遙也嚮昔將城之者議以閩綿波數郡不雄千艘于海上而連亙雉之山城何為哉議者去寇遂入非佘竭力長汀不保將圖之以覬覦是後始克有城孰若排衆議而躬成之如公者嗟夫韓長公治城郭收租

稅吏民敬畏去以放散宫錢及治飾兵車當坐貲次公得吏民心以發民治馳道騎士諧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二公漢治為最其教化不下文翁或非其儔及以僑損故獨文翁有祠于蜀焉不知習武動衆自古難之矣余署學政從吏民請祀公亦以有保障功而民百世德之匪但文翁修起學宫已也今覩學士所誦公者纚纚益有以知公并其文雅亦足多矣

太宰李公奉玉樓稿序

公稿序者數家大較可槩見矣余初讀之輒欷
歔焉往余將對公事故司空劉公爲晋于公公
所最知稿之首傳坦上翁者也至則公爲少宰
乃不以書謁嘗庚戌進士其題名記屬公颺言
上德至恭愼矣而勉我多士切曲學便身圖貽
國患苟可奠安　宗社杜過奸防必孜孜思自
効與多士相激昂焉余覩公自中秘爲部郎而
上書疏一何偉也左遷外補所至風裁毋衰古
人著節或心蹟未白而輒得奇禍或身先隕越

而志業未竟惟揆樹立之嶒峗縱蹬臨其奚歎
也於我多士豈虛語哉比爲太宰余司比部部
郎宗于相假調考功不自知其故公以南畿人
當調獨此郎無關說耳余最知于相益歎公之
爲端人也于時受
上特知恩數至渥當元老匪人宜有補衮闕所
賴乾綱獨斷國是重若丘山亦宜重大臣之體
而保明哲庶幾夙夜以全
上恩也故行危於所職不敢以彊禦諉

上於表頌之言無不柔嘉以恭慎而遜于盛時意豈不深遠哉乃若稱引典代皆虞漢與上古之對君奚翅以此而無罪且褒兕飾諸生乎及邪正之辯亦相激昂如昔所撰記未嘗不爲上嘉悅矣以此中奇禍則公無他可知已會當獄詞以天威有定當式敬以族堅執妖敢文致上怒未解幸以律無文不涉罪比部典司者請他比而公尋斃于獄余外補且左遷彼諸公者其禍旋烈是

先帝之天定矣奈執事無敢言者故雖暴於海內而未即白　聖明而疏之所陳情寧知其滿洗于

嗣主哉此別稿發憤而作魍魎傳敘大盜始末歸咎罪魁數人焉豈以委質致身不幸隕越虀醢已矣猶恐有貽國患其斯以爲絕筆乎乃奸萌卒杜而　宗社永安九原之憤庶幾可以少釋而遺稿若茲亦足徵志業之不朽也後之三讀者猶欷歔否耶

重刻李滄溟先生集序

夫文之所盛其由來也尚矣唐虞之際如日登曲阿夏爲之晉桑商爲之衡陽而周爲中天之運豈不郁郁乎哉迨風雅變而日斯昃至于春秋文在素王爰集齊魯之士四方靡然從之用晦而明亦揮戈之力也第返景所照淅于下春縣車戰國僅如長庚秦火則淪虞淵矣漢建元輦爲月出之光俾彼雲漢三五其章衆星麗之文亦爲盛東京而魏而晉則寖明寖滅唐復霽

然宋漸不振胡元蝕之豈曰不極然淪於蒙谷而排扶桑世有啓明者出 國家斯如長夜而旦矣百餘年來愈繇斌斌李獻吉輩方際其盛亡慮十數家軼晚近而力修古詞然其旁引經術尚稱說宋人若功令亦有力救其偏者而于修詞靡遑焉習流日波余不敢知乃有不與獻吉輩者知其異於宋人者寡矣

世宗肅考作人綱紀文學之上而金玉其相追琢其章淪滓之世李于鱗其人也雖齊魯之文

學其天性固然所以得乾于大方非固縱之爲間者乎自髫年與令少保殷公並游鄉人率目爲狂生乃輒以古人自許比謂業　闕下王元美與余輩推之壇坫之上聽其沈言惟謹文自西京以下詩自天寶以下不齒同盟視若金匱固派或謂李氏之在于今豈下漢司馬者哉司馬懷脅而馳李氏亦掇遊而起者也于鱗則曰擬議成變日新富有能爲獻吉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少保以其詞脅獻吉且又不獨爲文

士豈如其詞也者而於獻吉是賢乎元美傳之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有味乎言矣嗟夫自唐虞來千餘載而周以文盛變于秦乃漢來其孰如周胡元之變也甚秦豈日息于淵谷乃朏于大明繼周之文其在茲乎李氏嗣興倫後死者于今為烈則開于鱗起者居多矣于鱗且願杜門加我數年如獻吉材其而賦可以敵相如事其而記可以追子長尋陵而上之取裁于六經其志甚壯盡騷騷乎未知所稅駕也

乃辱以晚成屬余敢不斐斐乎故尚論千古直將旦莫遇之自漢而下千五百餘年擅不朽之業以明當日之盛孰如于鱗者所成不既多乎哉張肖甫序其集既且其余爲之重鋟益有感于鱗應夢日之祥而生故揚摧以此然則是集也適臨右文之日不將郁郁而于斯爲盛者乎

史記百家評林序

今夫史者其得失之林乎百世而上評于史而史則評于百世之下史何容易哉甚矣其評之

難也。說者以古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為
尚書，事為春秋，司馬遷兼之，故名曰史記，而評
之者云應數百家，夫易始庖犧，詩逮列國，及禮
樂之治神人，何者非事，何者非言，何者非記，而
不謂之史，竊易長于史，詩陳于史，禮樂詔于史，
老聃居柱下，夫子就繙十二經，經藏于史尚矣，
第聖人所删述者，則尊之為經，寧獨尚書春秋
乎哉，即以史記本之尚書，而詳于春秋，此亦失
遷之所以作乎，始以春秋言之，其為一代得失

之林經夫子所筆無容于評矣而其所刪若左傳國語乃盛述于世爲史氏之宗雖言其得者十六七而言其失亦二三要其不可廢則與春秋並傳矣蓋其所述者列國而非一家之私也史記所采其事其文戰國以前非惟孔子所不取而傳語之所遺者皆蒐摭而傳訪傳之以年語之以國而論其世各得其一體遷則物而爲五以訖于天漢固有殘缺大較其體備矣尚未盡善雖不免于有評而稱其盡美者亦不能無

盜詞乃余之論則頗異于諸家遷之自敘遠追
于二正近承乎五百而紬石室金匱紹明世正
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自任見于言
表何其狂也六藝各爲一經夫子且述而不作
遷各序其所長乃獵涉其事爲三十篇成一家
之言協異傳而齊雜說將盡三千年事以俟後
聖君子不自揜乎陋如何其僭也若在孔氏之
門其亦栽于游夏之列矣乎蓋其亂臣賊子作
夫子志在春秋上行天子之道以知我罪我自

任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褒貶於一字之間而游夏不能贊者其義則獨取非槩因乎舊史也故本齊國一備而遷為立于世家其目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其志可知已又以言六蓺者必折中於夫子其義可知已乃志繼麟止則上歷於皇帝而變其編年各自以為義而無所襲後以為法而與左氏傳語皆為百世不可廢非命世之才其孰能與於斯余之所與者志也義也而才非所論矣彼狂簡者其才不庶幾哉譏于鄉

原而爲其所短裁于聖人則必有所長要之千條加一等矣遷實史之征偏而班固又其次也史記體裁既立固因之而成書不過稍變一二誠易爲力者耳其時諸儒鑽仰訓詁承爲集解至二十四家而史記解釋者少歷代之宗漢書至宋爲尤盛其宗史記者乃始盛於今之百家然二氏皆良史才而其得失靡定者蓋各因時所尚而資之近者爲言耳若夫卓然揚扢之不但論其末則余不佞竊識其七如此矣與邊叔

際之為評林何為哉蓋以司馬成名史而必推
本乎世業凌氏以史學顯著自季默有概矣加
以伯子所錄殊致而未同歸叔際按其義以承
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馬之後觀乎所表次
其才可概見已使細金質石並其自成一家言
何如哉茅順甫既詳序之而余則與其大者矣
顧余嘗有所評叔際未之及知乃引其大都于
端亦以備百家之一云爾

臨汀志序

嘉靖丁巳余爲臨汀喜其簡僻且山川甲七閩第繙往志文獻多闕而靈秘久閟不概余心甚矣有疆事尋入　覲俟歸而亟圖丁外艱不果閱十七載潘公爲之集八邑之成謬取裁于余適司藩臬鞅掌未遑也福唐郭生造卿世姻閩中故實頗爲之述前以計偕力辭命其家弟復暨郡諸生稍釐次之寄之于都下余從臾之爲其史才當海內大方毋讓可以七閩而已乎郭生以未躬覽有難于隃度且乏佐史豈堪獨任

兒聞之乘咸託鷹紳[illegible]𦐟以章縫轍承海內下風哉余謂百國春秋未必周流歷聘左傳南史之徒各能自立不朽而權予奪于諸侯非曾之素封者乎子何避之深竊以爲過也郭生迺諾更銓勒之公車既富載籍又從學士先生游旁紬金匱石室而蒐輯有緒矣潘公遷幾輟季公嗣是舉同余入　覲速郭生就之因余轉江藩遂先下榻商確而告成焉夫諸名家地殊簡僻代沿文獻其質甚具受而采之蓋易爲工耳追

昔作者局繩墨限見聞非通義也茲視故帙言
芟什八事倍過半其體法古而旨達今一矣蕞
爾區域遙分星土幅員四表置若絶幕茲詳災
孽尤於革運無遺變及揆形制兼乎控帶無遺
險以之稽時籌勢目擊而掌指二矣凡尚緣飾
者儒藝雖優吏治則奬而無裨于便宜惟茲謠
俗化條祀戎食貨一切政敎可按而舉至簿書
伍符歸之章程典雅三矣監部以上支郡弗載
弁髦介冑巖邑亦然茲以保界綰轂所鎮衛所

鼎峙竝策勛戮方嚮佚編錄勸勵無徵乃文武備則民社重四矣人倫儁贊率忌矯正或誤傳而專信或失考而羣疑有盜爵土以濫褒有殉封疆以誣貶名實之數莫茲爲甚乃毅然獨斷以定權衡五矣覩之大方不以異乎他采衆長亦寡同科蓋博物游於上國直筆秉自專門翩翩奕奕其孰與京誠周行之人士象服之冠冕也汀其可藉重以問於海內矣寔惟兩公賢爲郡圖千秋之業百爾君子始終斯美余觀厥成

何幸如之郭生往視汀梓用序爲之先驅且俾父老子弟以對于山川云

古文雋序 代作

夫古人味於文而今味乎古之文也作者千百載而選者百十家矣非雋不永非永不傳自六藝而下至於宋之大方余錄而篋之行部頒其雋於澤宮咨爾多士其知雋乎今夫大羹玄酒賓祭陳而不享爲存其制非適口也雖厭膏粱者或甘薇而吉蕨語之食醫食醫否否爲克四

體而澤膚髮非佐之以殺胾惟山澤之癯則然耳故饌人之尸饔水陸既疾矣脩也膻也臊也臡也脡也脯也尻之不爲擇也則其體大之而故刀負匙不齒焉鶬鴰之胖也脅之翠也雞之肝也鵠之奥也鹿之胃也狼之腸也兎之尻也貍之脊也豚之腦也魚之乙也鼈之醜也狗之腎也則去其一體而鸞刀槃匙其齒焉乃品其備者博碩肥腯之咸備或稌而宜之或黍而宜之或稷而宜之或麥而宜之或苽而宜之四時

之膏腴宜可以羞王公矣猶有以爲常珍而非
適口之極也必嘗以易牙而合以君卿猩取其
脣熊取其蹯駝取其峯豹取其胎象取其約
竭九州之產羅萬選之羞是儁之集者天下至
味在是矣且寫之以螺盤承之以雕箸御之以
醉酬侑之以丁歌其悅口何如而況悅心乎乃
舉上之我其何以異于此故非炮非炙以旨以
甘淵子取之號其說而余取之名斯文

閩中鄭子長集序

余攝督閩學從福唐令請而祀郭子長於鄉先生祠。司徒馬公表章爲兹幸兆教云。嗟夫子長傷哉貧也。初授刑部踰八而卒。自含斂及蒸嘗皆吾黨存之。豈非願君子者哉。第令舉祀者多非尊顯。不與。且聞其後何如。子長之孤藐然耳。雖令不淹清議微大夫孰從之。昔則不敢請令薇爲之謝焉。余爲刑郎去子長一紀聞其力疾按貴人獄因以忤劇而沒。賴公乃歸櫬而知其清白吏久矣。又二紀至閩視有司祠狀及詳

公之所爲傳而概其大都云。夫漢武虛閩越而獨祀武夷君，神之所適者遠矣。延津何以有劍？自張華補令而求之豐城者也。今福唐令舉子長不佞數再三，乃祀其鄉之有可感古人遠甚。敢辱明公，重公竟爲再拜以予。長少孤，力學經術，蔚爲儒宗。比觀吏部政攻古文辭，侍郎南海霍公、郎中西蜀伍公皆其衆上。者與道古，乃稍而好俗嬾，逡巡引避，所與從者數人，收其撰述，尚有限止，棄于中道，蓋深惜之矣。敢爲作者

之末大夫其謂何哉余謂于長體未具而篇獨至詩章爾雅庶幾晉魏大曆風文則駸駸兩漢尤嫻于史詞即其男兒行及地方議固卓然獨往將為天下士雖于北地濟南不獲先後其時然視其時兹世者當不下於吳越閒響則石函旣出華陰之士未致但拭于西山北嶽其光芒亦已豔發慢亭之靈蜕固非控鶴騰空其禮檢旣領于祠官則乾魚必書於太史矣公乃剡訂其集余當檇之行篋比　覲入都門其子貢士

造卿又進稿傳古史閩中文獻收存脫槀僅十之二適歸時旋乘傳旅次不煩應酬輙爲冊焉再采俱焉即所手書雖勒鍾王未就固非苟然者其於桃文論莫宣深傷其志因發篋訂之稍脩飾爲十卷而署閩中郡于長集爲多閩中莊非圖限之也出儀及武夷不爲天下奇乎論劍及延津不爲天下寶乎乃予長於閩中則視此何如哉若夫哀崩詞之悽惋水道書之綜核及傳記諸篇粹往志未具存闕大義而切世教有

功於閩中，非淺鮮者矣。即請郡縣補祀狀，吾于揚扢先賢，宜清議收歸而糈事於俎豆，矧有是集焉，不益斌斌乎。爰為之鋟其未脫藁，歸之子貢士糈，以報馬公。夫司馬班氏俱以子成，郭氏之子蓋有良史才焉。閩之僊靈劍氣雖鍾於人材多矣，然飄飄凌雲而徹斗牛者，其在於斯乎。毋慮其貌然也，子長中道之業，可畢成而益不朽矣。

往余在武昌親兒觀察毛公方壯疽發背屬有
潯宮之役不亟治以坳病悸久之桃源白博士
士偉蜀仕族也三世病疽得禁方以起語云醫
不三世不效況謂尤戊黔楚地故卑濕往往病
疽而貴陽自指鄭公疽發於頸危甚微博士冶
輒效至諸生編氓全活者以百數而大中丞阮
公履楚旬日疽發于肩愈馮公亟遣博士往
方行而聞至馮公傷之乃緝其方布境內庶幾
不脛而走四裔即僻壤貧民猶然療治之耳夫

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使聖人預

知微能　醫得蚤從事則何患不已哉博士

以精博起諸生聞王公大人莫不折節下之聶

瑞武陵客署談十日自真臥象緯堪輿支離覆

逆之數靡不中窾而尤深於養生之指其言曰

易行周流詘信反覆則氣無壅而疝自不作豈

倉倫所謂治不疾稱聖儒者乎邪若博士可謂

近之矣余先君東皐翁晉方術急人危厄甚於

己私設先君在布衣當不後矣乃更署其書曰

與流一壹寄思也而滋然授梓用承先志云